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东周列国志



〔明〕冯梦龙 著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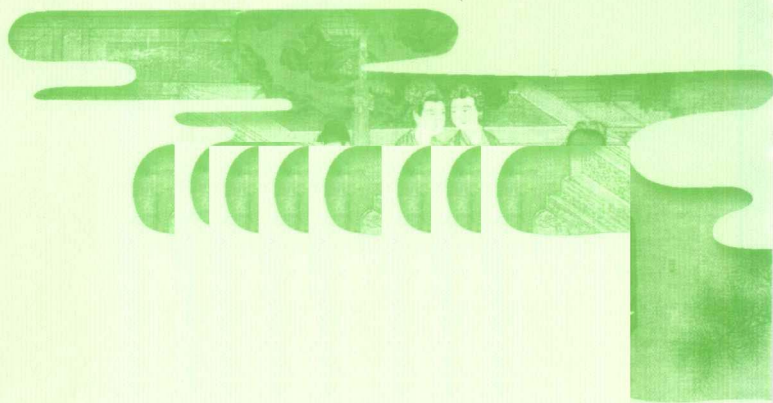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东周列国志

(明) 冯梦龙 著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周列国志 / (明) 冯梦龙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11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ISBN 7-5034-1284-4

I. 东… II. 冯…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3657 号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东周列国志 (上、下册) (明) 冯梦龙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责任编辑: 韩淑芳

印 刷: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6.5 字数: 636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 49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犄养叔献艺	(415)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424)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431)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439)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447)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455)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462)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471)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鱄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478)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485)

2 东周列国志

- 第六十八回 贺虎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494)
-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501)
-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510)
-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519)
-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528)
-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537)
-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547)
-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555)
-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563)
-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572)
-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580)
-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589)
-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句践竭力事吴 (599)
-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607)
-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聩子路结纓 (615)
- 第八十三回 诛非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625)
-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634)
-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餮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643)
-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651)
-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660)
-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668)
-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676)
- 第九十回 苏秦合纵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684)
-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唵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692)
-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脛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700)
-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707)
-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715)

4 东周列国志

-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724)
- 第九十六回 蒯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围 (730)
-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738)
-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747)
-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757)
-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766)
-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774)
-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782)
-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790)
-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797)
-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805)
-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812)
-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819)
-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826)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犄养叔献艺

话说晋景公被蓬头大鬼所击，口吐鲜血，闷倒在地，内侍扶入内寝，良久方醒，群臣皆不_レ而散，景公遂病不能起。左右或言：“桑门大巫，能白日见鬼，盍往召之？”桑门大巫奉晋侯之召，甫入寝门，便言：“有鬼！”景公问：“鬼状何如？”大巫对曰：“蓬头披发，身長丈余，以手拍胸，其色甚怒。”景公曰：“巫言与寡人所见正合，言寡人枉杀其子孙，不知此何鬼也？”大巫曰：“先世有功之臣，其子孙被祸最惨者是也。”景公愕然曰：“得非赵氏之祖乎？”屠岸贾在旁，即奏曰：“巫者乃赵盾门客，故借端为赵氏讼冤，吾君不可听信。”景公默然良久，又问曰：“鬼可禳否？”大巫曰：“怒甚，禳之无益。”景公曰：“然则寡人大限何如？”大巫曰：“小人冒死直言，恐君之病，不能尝新麦也。”屠岸贾曰：“麦熟只在月内，君虽病，精神犹旺，何至如此？若主公得尝新麦，汝当死罪！”不由景公发落，叱之使出。大巫去后，景公病愈深，晋国医生入视，不识其症，不敢下药。

大夫魏犄之子魏相言于众曰：“吾闻秦有名医二人高和、高缓，得传授于扁鹊，能达阴阳之理，善攻内外之症，见为秦国太医。欲治主公之病，非此人不可，盍往请之？”众曰：“秦乃吾之仇国，岂肯遣良医以救吾君哉？”魏相又曰：“恤患分灾，邻国之美事。某虽不才，愿掉三寸之舌，必得名医来晋。”众曰：“如此，则举朝皆拜子之赐矣！”

魏相即日束装，驰轺车星夜往秦。秦桓公问其来意，魏相奏曰：

“寡君不幸而沾狂病，闻上国有良医和缓，有起死回生之术，臣特来敦请，以救寡君。”桓公曰：“晋国无理，屡败我兵，吾国虽有良医，岂救汝君哉？”魏相正色曰：“明公之言差矣！夫秦、晋比邻之国，故我献公与尔穆公，结婚定好，世世相亲。尔穆公始纳惠公，复有韩原之来战；继纳文公，又有汜南之背盟。不终其好，皆尔为之。文公即世，穆公又过听孟明，欺我襄公之幼弱。师出崤山，袭我属国，自取败衄。我获三帅，赦而不诛，旋违誓言，夺我王官。灵康之世，我一侵崇，尔即伐晋，及我景公问罪于齐，明公又遣杜回兴救齐之师。败不知惩，胜不知止，弃好寻仇，莫不由秦。明公试思：晋犯秦乎？秦犯晋乎？今寡君有负兹之忧，欲借针砭于高邻，诸臣皆曰：‘秦绝我甚，必不许。’臣曰：‘不然。秦君屡举不当，安知不悔于厥心？此行也，将假国手以修先君之旧好。’明公若不许，则诸臣之料秦者中矣！夫邻有恤患之谊，而明公废之；医有活人之心，而明公背之，窃为明公不取也。”秦桓公见魏相言辞慷慨，分割详明，不觉起敬曰：“大夫以正见责寡人，敢不听教！”即诏太医高缓往晋。魏相谢恩，遂与高缓同出雍州，星夜望新绛而来。有诗为证：

婚媾于今作寇仇，幸灾乐祸是良谋。

若非魏相澜翻舌，安得名医到绛州。

时晋景公病甚危笃，日夜望秦医不至，忽梦有二竖子，从己鼻中跳出，一竖曰：“秦高缓乃当世之名医，彼若至，用药，我等必然被伤，何以避之？”又一竖子曰：“若躲在育之上，膏之下，彼能奈我何哉？”须臾，景公大叫心膈间疼痛，坐卧不安。少顷，魏相引高缓至，入宫诊脉毕，缓曰：“此病不可为矣！”景公曰：“何故？”缓对曰：“此病居育之上，膏之下，既不可以灸攻，又不可以针达，即使用药之力，亦不能及，此殆天命也。”景公叹曰：“所言正合吾梦，真良医矣！”厚其饯送之礼，遣归秦国。

时有小内侍江忠，服侍景公辛苦，早间不觉失睡。梦见背负景公，飞腾于天上，醒来与左右言之。值屠岸贾入宫问疾，闻其梦，贺景公曰：“天者阳明，病者阴暗，飞腾天上，离暗就明，君之疾必渐平矣。”晋侯是日，亦自觉胸膈稍宽，闻言甚喜，忽报：“甸人来献新麦。”景公欲尝

之，命饔人取其半，舂而屑之为粥，屠岸贾恨桑门大巫言赵氏之冤，乃奏曰：“前巫者言主公不能尝新麦，今其言不验矣，可召而示之。”景公从其言，召桑门大巫入宫，使岸贾责之曰：“新麦在此，犹患不能尝乎？”巫者曰：“尚未可知。”景公色变，岸贾曰：“小臣咒诅，当斩！”即命左右牵去。大巫叹曰：“吾因明于小术，以自祸其身，岂不悲哉！”左右献大巫之首，恰好饔人将麦粥来献，时日已中矣。景公方欲取尝，忽然腹胀欲泄，唤江忠：“负我登厕。”才放下厕，一阵心疼，立脚不住，坠入厕中，江忠顾不得污秽，抱他起来，气已绝矣，到底不曾尝新麦，屈杀了桑门大巫，皆屠岸贾之过也！上卿栾书率百官奉世子州蒲举哀即位，是为厉公。众议江忠曾梦负公登天，后负公以出于厕，正应其梦，遂用江忠为殉葬焉。当时若不言其梦，无此祸矣。口舌害身，不可不慎也！因晋景公为厉鬼击死，晋人多有言赵门冤枉之事者，只为栾、郤二家都与屠岸贾交通相善，只有一个韩厥，孤掌难鸣，是以不敢为赵氏伸冤。

时宋共公遣上卿华元，行吊于晋，兼贺新君。因与栾书商议，欲合晋、楚之成，免得南北交争，生民涂炭。栾书曰：“楚未可信也。”华元曰：“元善于子重，可以任之。”栾书乃使其幼子栾鍼，同华元至楚，先与公子婴齐相见。婴齐见栾鍼年青貌伟，问于华元，知是中军元帅之子，欲试其才，问曰：“上国用兵之法何如？”鍼对曰：“整。”又问：“更有何长？”鍼答曰：“暇。”婴齐曰：“人乱我整，人忙我暇，何战不胜？二字可谓简而尽矣！”由此倍加敬重。遂引见楚王，定议两国通和，守境安民，动干戈者，鬼神殛之！遂订期为盟。晋士燮、楚公子罢，共歃血于宋国西门之外。

楚司马公子侧，自以不曾与议，大怒曰：“南北之不相通久矣！子重欲擅合成之功，吾必败之。”探知巫臣纠合吴子寿梦，与晋、鲁、齐、宋、卫、郑各国大夫会于钟离，公子侧遂说楚王曰：“晋、吴通好，必有谋楚之情，宋、郑俱从，楚之宇下一空矣。”共王曰：“孤欲伐郑，奈西门之盟何？”公子侧曰：“宋、郑受盟于楚，非一日矣，惟不顾盟，是以附晋。今日之事，惟利则进，何以盟为？”共王乃命公子侧帅师伐郑，郑复背晋从楚，此周简王十年事也。

晋厉公大怒，集诸大夫计议伐郑，时栾书虽则为政，而三郤擅权。那三郤？乃郤锜、郤犇、郤至。锜为上军元帅，犇为上军副将，至为新

军副将；犇子郤穀，至弟郤乞，并为大夫用事。伯宗为人，正直敢言，屡向厉公言：“郤氏族大势盛，宜分别贤愚，稍抑其权，以保全功臣之后。”厉公不听。三郤恨伯宗入骨，遂潜伯宗谤毁朝政，厉公信之，反杀伯宗。其子伯州犁奔楚，楚用为太宰，与之谋晋。厉公素性骄侈，兼好内外嬖幸甚多。外嬖胥童、夷羊五、长鱼矫、匠丽氏等一班少年，皆拜为大夫，内嬖美姬爱婢，不计其数。日事淫乐，好谀恶直，政事不修，群臣解体。士燮见朝政日非，不欲伐郑，郤至曰：“不伐郑，何以求诸侯？”栾书曰：“今日失郑，鲁、宋亦将离心，温季之言是也。”楚降将苗贲皇亦劝伐郑，厉公从其言，独留荀罃居守，遂亲率大将栾书、士燮、郤锜、荀偃、韩厥、郤至、魏锜、栾鍼等，出车六百乘，浩浩荡荡，杀奔郑国。一面使郤犇往鲁、卫各国，请兵助战。

郑成公闻晋兵势大，欲谋出降，大夫姚钩耳曰：“郑地偏小，间于两大，只宜择一强者而事之，岂可朝楚暮晋，而岁岁受兵乎？”郑成公曰：“然则何如？”钩耳曰：“依臣之见，莫如求救于楚。楚至，吾与之夹攻，大破晋兵，可保数年之安也。”成公遂遣钩耳往楚求救。楚共王终以西门之盟为嫌，不欲起兵，问于令尹婴齐。婴齐对曰：“我实无信，以致晋师，又庇郑而与之争，勤民以逞，胜不可必，不如待之。”公子侧进曰：“郑人不忍背楚，是以告急，前不救齐，今又不救郑，是绝归附者之望也。臣虽不才，愿提一旅，保驾前往，务要再奏‘掬指’之功。”共王大悦，乃拜司马公子侧为中军元帅，令尹公子婴齐为左军，右尹公子壬夫将右军，自统亲军两广之众，望北进发，来救郑国。日行百里，其疾如风，早有哨马报入晋军，士燮私谓栾书曰：“君幼不知国事，吾伪为畏楚而避之，以蔽君心，使知戒惧，犹可少安。”栾书曰：“畏避之名，书不敢居也。”士燮退而叹曰：“此行得败为幸，万一战胜，外宁必有内忧，吾甚惧之！”

时楚兵已过鄢陵，晋兵不能前进，留屯彭祖冈，两下各安营下寨。来日，是六月甲午大尽之日，名为晦日，晦不行兵，晋军不做准备。五鼓漏尽，天色犹未大明，忽然寨外喊声大振，守营军士忙忙来报：“楚军直逼本营，排下阵势。”栾书大惊曰：“彼既压我军而阵，我军不能成列，交兵恐致不利，且坚守营垒，待从容设计以破之。”诸将纷纷议论，有言选锐突阵者，有言移兵退后者。时士燮之子名句，年才一十六岁，闻众议不决，乃突入中军，禀于栾书曰：“元帅患无战地乎？此易事

也。”栾书曰：“子有何计？”士刍曰：“传令牢把营门，军士于寨内暗暗将灶土尽皆削平，并用木板掩盖，不过半个时辰结阵有余地矣。既成列于军中，决开营垒以为战道，楚其奈我何哉？”栾书曰：“井灶乃军中急务，平灶塞井何以为食？”刍曰：“先命各军预备干粮净水足支一二日，俟布阵已定，分拨老弱于营后另作井灶就之。”士燮本不欲战，见其子进计，大怒，骂曰：“兵之胜负关系天命，汝童子有何知识，敢在此摇唇鼓舌？”遂拔戈逐之。众将把士燮抱住，士刍方能走脱。栾书笑曰：“此童子之智，胜于范孟也。”乃从士刍之计令各寨多造干粮，然后平灶掩井摆列阵势，准备来日交兵。胡曾咏史诗云：

军中列阵本奇谋，士燮抽戈若寇仇。

岂是心机逊童子，老成忧国有深筹。

却说楚共王直逼晋营而阵，自谓出其不意，军中必然扰乱，却寂然不见动静，乃问于太宰伯州犁曰：“晋兵坚垒不动，子晋人也，必知其情。”州犁曰：“请王登轎车而望之。”楚王登轎车，使州犁立于其侧，王问曰：“晋兵驰骋，或左或右者何也？”州犁对曰：“召军吏也。”王曰：“今又群聚于中军矣。”州犁曰：“合而为谋也。”又望曰：“忽然张幕何故？”州犁曰：“虔告于先君也。”又望曰：“今又撤幕矣。”对曰：“将发军令也。”又望曰：“军中为何喧哗，飞尘不止？”对曰：“彼因不得成列，将塞井平灶，为战地耳。”又望曰：“车皆驾马矣，将士升车矣。”对曰：“将结阵也。”又望曰：“升车者何以复下？”对曰：“将战而祷神也。”又望曰：“中军势似甚盛，其君在乎？”对曰：“栾、范之族，挟公而阵，不可轻敌也。”楚王尽知晋国之情，乃戒谕军中，打点来日交锋之事。楚之降将苗贲皇亦侍于晋侯之侧，献策曰：“自令尹孙叔之死，军政无常，两广精兵，久不选换，老不堪战者多矣。且左右二帅，不相和睦，此一战楚可败也。”髡翁有诗云：

楚用州犁本晋良，晋人用楚是贲皇。

人才难得须珍重，莫把谋臣借外邦。

是日，两军各坚垒相持，未战，楚将潘党于营后试射红心，连中三

矢，众将哄然赞美。适值养繇基至，众将曰：“神箭手来矣！”潘党怒曰：“我的箭何为不如养叔？”养繇基曰：“汝但能射中红心，未足为奇；我之箭能百步穿杨！”众将问曰：“何为百步穿杨？”繇基曰：“曾有人将颜色认记杨树一叶，我于百步外射之，正穿此叶中心，故曰百步穿杨。”众将曰：“此间亦有杨树，可试射否？”繇基曰：“何为不可。”众将大喜曰：“今日乃得观养叔神箭也！”乃取墨涂记杨枝一叶，使繇基于百步外射之，其箭不见落下。众将往察之，箭为杨枝挂住，其镞正贯于叶心。潘党曰：“一箭偶中耳！若依我说，将三叶次第记认，你次第射中，方见高手。”繇基曰：“恐未必能，且试为之。”潘党于杨树上高低不等，涂记了三叶，写个“一”“二”“三”字。养繇基也认过了，退于百步之外，将三矢也记个“一”“二”“三”的号数，以次发之，依次而中，不差毫厘。众将皆拱手曰：“养叔真神人也！”潘党虽然暗暗称奇，终不免自家要显所长，乃谓繇基曰：“养叔之射，可谓巧矣！然杀人还以力胜，吾之射能贯数层坚甲，亦当为诸君试之。”众将皆曰：“愿观。”潘党教随行组甲之士，脱下甲来，叠至五层。众将曰：“足矣。”潘党命更迭二层，共是七层。众将想道：“七层甲，差不多有一尺厚，如何射得过？”潘党教把那七层坚甲，绷于射鹄之上，也立在百步之外，挽起黑雕弓，拈著狼牙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儿，觑得端端正正，尽力发去。扑的一声，叫道：“著了！”只见箭上，不见箭落，众人上前看时，齐声喝采起来道：“好箭，好箭！”原来弓劲力深，这枝箭直透过七层坚甲，如钉钉物，穿的坚牢，摇也摇不动。潘党面有德色，叫军士将层甲连箭取下，欲以遍夸营中。养繇基且教“莫动！吾亦试射一箭，未知何如？”众将曰：“也要看养叔神力。”繇基拈弓在手，欲射复止，众将曰：“养叔如何不射？”繇基曰：“只依样穿札，未为希罕，我有个送箭之法。”说罢，搭上箭，飏的射去，叫声：“正好！”这枝箭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恰恰的将潘党那一枝箭，兜底送出布鹄那边去了。繇基这枝箭，依旧穿于层甲孔内。众将看时，无不吐舌，潘党方才心服，叹曰：“养叔妙手，吾不及也！”史传上载楚王猎于荆山，山上有通臂猿，善能接矢，楚兵围之数重，王命左右发矢，俱为猿所接，乃召养繇基。猿闻繇基之名，即便啼号，及繇基到，一发而中猿心。其为春秋第

一射手，名不虚传矣。潜渊有诗云：

落鸟贯虱名无偶，百步穿杨更罕有。

穿札将军未足奇，强中更有强中手。

众将曰：“晋、楚相持，吾王正在用人之际，两位将军有此神箭，当奏闻吾王，美玉不可韞椟而藏。”乃命军士将箭穿层甲，抬到楚共王面前，养繇基和潘党一同过去。众将将两人先后赌射之事，细细禀知楚王：“我国有神箭如此，何愁晋兵百万？”楚王大怒曰：“将以谋胜，奈何以一箭侥幸耶？尔自恃如此，异日必以艺死！”尽收繇基之箭，不许复射，养繇基羞惭而退。

次日五鼓，两军中各鸣鼓进兵，晋上军元帅郤锜攻楚左军，与公子婴齐对敌；下军元帅韩厥攻楚右军，与公子壬夫对敌；栾书、士燮各帅本部车马，中军护驾，与楚共王和公子侧对敌。这边晋厉公是郤穀为御，栾鍼为车右将军，郤至等引新军，为后队接应。那边楚共王出阵，上午本该乘右广，那右广却是养繇基为将，共王怪繇基恃射夸嘴，不用右广，反乘了左广，却是彭名为御，屈荡为车右将军，郑成公引本国车马为后队接应。

却说厉公头戴冲天凤翅盔，身披蟠龙红锦战袍，腰悬宝剑，手提方天大戟，乘着金叶包裹的戎辂，右有栾书，左有士燮，展开军门，杀奔楚阵来。谁知阵前却有一窝泥淖，黎明时候，未曾看得仔细，郤穀御车勇猛，刚刚把晋侯车轮陷于淖中，马不能走。楚共王之子熊筏，他少年好勇，领著前队，望见晋侯车陷，驱车飞赶过来。那边栾鍼忙跳下车，立于泥淖之中，尽平生气力，双手将两轮扶起，车浮马动，一步步挣出泥淖来。那边熊筏将次赶到，这里栾书的军马亦到，大喝：“小将不得无礼！”熊筏见旗上有“中军元帅”字，知是大军，吃了一惊，回车便走，被栾书追上。活捉过来。楚军见熊筏有失，一齐来救，却得士燮引兵杀出，后队郤至等俱到，楚兵恐堕埋伏，收兵回营。晋兵亦不追赶，各自归寨。哨马探听楚左军持重，晋上军不曾

交战，下军战二十余合，互有杀伤，胜负未分，约定来日再战。栾书将熊筏献功，晋侯欲斩之，苗贲皇进曰：“楚王闻其子被擒，明日必来亲自出战，可囚熊筏于军前，往来诱之。”晋侯曰：“善。”一夜安息无话。

黎明，栾书命开营索战，大将魏錡告书曰：“吾夜来梦见天上一轮明月，遂弯弓射之，正中月心，射出月中一股金光，直泻下来，慌忙退步，不觉失脚，陷于营前泥淖之内，猛然惊觉。此何兆也？”栾书详之曰：“周之同姓为日，异姓为月，射月而中，必楚君矣。然泥淖乃泉壤之中，退入于泥，亦非吉兆，将军必慎之！”魏錡曰：“苟能破楚，虽死何恨！”栾书遂许魏錡打阵，楚将工尹襄出头，战不数合，晋兵推出囚车，在阵上往来。楚共王见其子熊筏被囚于阵，急得心生烟火，忙叫彭名鞭马上前，来抢囚车。魏錡望见，撇了尹襄，径追楚王，架起一枝箭，飏的射去，正中楚王的左眼，潘党力战，保得楚王回车。楚王负痛拔箭，其瞳子随镞而出，掷于地下，有小卒拾而献曰：“此龙睛，不可轻弃。”楚王乃纳于箭袋之中。晋兵见魏錡得利，一齐杀上，公子侧引兵抵死拒敌，救脱了楚共王。郤至围住了郑成公，赖御者将大旌藏于弓衣之内，成公亦走脱。时楚王怒甚，急唤神箭将军养繇基速来救驾，养繇基闻唤，慌忙驰到，身边并无一箭。楚王乃抽二矢付之曰：“射寡人乃绿袍虬髯者，将军为寡人报仇，将军绝艺，想不费多矢也。”繇基领箭，飞车赶入晋阵，正撞见绿袍虬髯者，知是魏錡，大骂：“匹夫有何本事，辄敢射伤吾主？”魏錡欲答话；繇基发箭已到，正射中魏錡项下，伏于弓衣而死。栾书引军夺回其尸，繇基余下一矢，缴还楚王，奏曰：“仗大王威灵，已射杀绿袍虬髯将矣！”共王大喜，自解锦袍赐之，并赐狼牙箭百枝，军中称为“养一箭”，言不消第二箭也。有诗为证：

鞭马飞车虎下山，晋兵一见胆生寒。

万人丛里诛名将，一矢成功奏凯还。

却说晋兵追逐楚兵至紧，养繇基抽矢控弦，立于阵前，追者辄射

杀之，晋兵乃不敢逼。楚将婴齐、壬夫闻楚王中箭，各来接应，混战一场，晋兵方退。栾鍼望见令尹旗号，知是公子婴齐之军，请于晋侯曰：“臣前奉使于楚，楚令尹子重问晋国用兵之法，臣以‘整暇’二字对，今混战未见其整，各退未见其暇，臣愿使行人持饮献之，以践昔日之言。”晋侯曰：“善。”栾鍼乃使行人执酒榼，造于婴齐之军，曰：“寡君乏人，命鍼持矛车右，故不得亲犒从者，使某代进一觞。”婴齐悟昔日“整暇”之言，乃叹曰：“小将军可谓记事矣！”受其榼，对使饮之，谓使者曰：“来日阵前，当面谢也。”行人归述其语。栾鍼曰：“楚君中矢，其师尚未肯退，奈何？”苗贲皇曰：“搜阅车乘，补益士卒，秣马厉兵，修阵固列，鸡鸣饱食，决一死战，何畏乎楚？”时郤犇、栾黶从鲁、卫请兵回转，言二国各起兵来助，已在二十里远近，楚谍探知，报闻楚王，楚王大惊曰：“晋兵已众，鲁、卫又来，如之奈何？”即使左右召中军元帅公子侧商议。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话说楚中军元帅公子侧平日好饮，一饮百觚不止，一醉竟日不醒。楚共王知其有此毛病，每出军，必戒使绝饮。今日晋、楚相持，有大事在身，涓滴不入于口。是日，楚王中箭回寨，含羞带怒，公子侧进曰：“两军各已疲劳，明日且暂休息一日，容臣从容熟计，务要与主公雪此大耻。”公子侧辞回中军，坐至半夜，计未得就，有小竖名谷阳，乃公子侧贴身宠用的，见主帅愁思劳苦，客中藏有三重美酒，暖一瓯以进。公子侧嗅之，愕然曰：“酒乎？”谷阳知主人欲饮，而畏左右传说，乃诡言曰：“非酒，乃椒汤耳。”公子侧会其意，一吸而尽，觉甘香快噪，妙不可言！问：“椒汤还有否？”谷阳曰：“还有。”谷阳只说椒汤，只顾满斟献上。公子侧枯肠久渴，口中只叫：“好椒汤！竖子爱我！”斟来便吞，正不知饮了多少，颓然大醉，倒于坐席之上。

楚王闻晋令鸡鸣出战，且鲁、卫之兵又到，急遣内侍往召公子侧来，共商应敌之策，谁知公子侧沉沉冥冥，已入醉乡，呼之不应，扶之不起，但闻得一阵酒臭，知是害酒，回复楚王。楚王一连遣人十来次催并，公子侧越催得急，越睡得熟。小竖谷阳泣曰：“我本爱元帅而送酒，谁知反以害之！楚王知道，连我性命难保，不如逃之。”时楚王见司马不到，没奈何，只得召令尹婴齐计议，婴齐原与公子侧不合，乃奏曰：“臣逆知晋兵势盛，不可必胜，故初议不欲救郑，此来都出司马主张，今司马贪杯误事，臣亦无计可施，不如乘夜悄悄班师，可免挫败之辱。”楚王